

學匯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日本脫出記

(續)

大杉榮著
宅梅譯

最初我想到上海上陸的時候，是很困難，恐怕一定在那個地方被捕，捕得了我又從那裏跑，正存胡思亂想，沒有什麼事，馬車格格的路音什麼走，一哭驚人的事情，不能不想着呢！

「法租界去！」

與那馬夫就說了這句，邁過上海的銀座如大馬路，經二大遊藝場，新世界之轉角而到大世界。這馬車先年也是走的這道。

我在此地把我前年來上海旅行的事想起來了，不能不敘述詳細一下，要求大家原諒！

八日末，韓國假政府占主要的地位，一青年 M 來訪我於鎌倉，所說的要件，近將在上海開一個……，待日本的參加、請去出席，你去不去？

我曾組織……，這個組織以後，沒多時，就是赤旗事件。我同日本同志大部分都被下獄，其時和聯會的諸同志，被嚴重的監視，會員全部都不能在日本居住，其次就是那什麼大逆事件，由是以來，很長久。

我等運動困難是不可，能與各國的同志的交流，當然完全不可能了。

今由韓國同志所提案……，就送來了，比社會主義的範圍甚狹復活起來，我不是很喜歡，即對答應他去。

說的那個時候答應他，事說是我以前我就答應他了。因或種特殊的原因，M 已經是同堺相山川商量過的。她就被二人巧妙的拒絕了。

以堺爲密使，上海之諸同志最初爲……，最初 M 先謀密與堺相會，但是方組織中，又是極複雜的分子，社會主義同盟，不願即刻加入，就是一個創立委員會一個商量，也屬於不可能。第一要非常秘密，第二要幫助……

……，主要的人們的事，是出了種種議論並且有非常的危險。

那M又勸瑛與山川個人加入，他二個亦沒說出理由就拒絕了，又邀請以外可以出席的人，並且可以來的，那個時候，就將我的名字列進去了。

他們到底不能加入M無法，但是短特寫的會談贊成來的，你可以寫一封信我代回作一憑證，他們二個也拒絕M不寫。

M既等於絕望，就對我這裡來了。我想山川同瑛信用M到這樣程度，還是好還是不好，也不知道。他們一定有這樣的腹算。我也有那種思想，暫且擱置，M從那一個介紹成信任狀，我們與外國沒有聯絡的同志，又不能信用其信任狀和介紹書。但是「二時間談話之內，M是不尋真正的同志，一定可以知道的，（是大杉氏的過人處）是真正的，那聽，他所說的話多少，可以信得過去，特於那時瑛山川傾向於共產主義，就說他是完全傾向也未可知。

但是瑛，山川的肚內，或比那個大的物件還有，就是恐怕危險：「……事，差一點，就是說犯了內亂罪，我們會有這樣恐怖，所以瑛山川全不承認上海同志的提案，也就是一大原因。」

（未完）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

幼年時代（三十）

▲選錄中布連先生之談話
▲著者幼年時代所受之軍事教育

（未完）

▲法國大革命之圖解

▲伯爵改業為成衣匠之趣事

每遇苦暴風雨的時候，我們不能出外遊玩，布連先生就一定要預許多故事，給我們聽，那些故事中間，就以西班牙軍的故事為最多的了。我們屢次追問布連先生，為甚麼當時那上班牙受了傷，但是布連先生從沒有明白答覆，總是左右支吾，不肯把那原因說了出來。單只說當時手上受了傷的時候，自己還不知道，等到血流滿地，纔知道是自己受了傷呢，照這樣看來，布連先生當時的勇氣，也顯是不小，所以我們聽了他說那話，就不由得對他起了一帶敬重的念頭，趕忙跳上前去，和他接了一回吻，那就算是我們給他的獎賞了。

我們幼年時代所經驗的事：差不多都是可以做軍人準備，父親買給我們的玩具，就是一支小鐵銃，和一副警哨的模型。布連先生說給我們聽的話，也都是關於戰爭的故事，我們還有一部古書，也是敘述戰爭的呢，那部書原來是我外曾祖父列勃達斯克將軍的藏書，後來我母親帶到我家，所以就落在我們手中的了，書很多，把古時黑布來民族時代的武器，也描了出來，還有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王所定的戰略，也都畫得很詳細，真是使我百讀不厭的了。那部古書本頭很大。我們有時候還把他當做一種玩具，拿譬如模倣戰爭的時候，我們就把那書拿來，當做城堡的了。總而言之，我們幼時所受的教育，多半是軍事教育。但是我和我二哥哥亞歷山大兩人，後來並沒有正式做軍人呢。我說我們幼年時代所受的教訓，是受了近代文學的影響，所以全被磨滅，一點也不存留的了。

布連先生有一本法國雜誌，那雜誌中間，登着有一幅圖畫，我們閒暇的時候，布連先生就常指着那本雜誌中的圖畫，向我們講述法國大革命故事。但是那雜誌中所畫的，很是簡單，就是畫有一些砲。

人。一手執着紅旗，一手握著大刀，把左右的人。如同割草一樣的殺來殺去。所以我們那時節，就以爲革命不過就是那樣的事情了。

我們家裏中間常用那二皇子的稱號，在布連先生看起來，想必很覺得奇異的。爲甚麼呢？因爲布連先生曾經說過一段貴族顯作平民的故事。所以我說布連先生。必不贊成我們以皇子自居的了。據布連先生說，有一位伯爵、名做米那坡，因爲痛恨貴族存心虛偽，所以把他的貴族地位拋棄，改業爲一成衣匠、開了一所成衣店，店門前就掛一塊招牌，上面寫着米那坡成衣匠六個大字，你看有趣不有趣呢！著後來也會想把自己名字上面，加一職工的字，並且因爲選擇職工上的種類，還費了番苦心呢。唉！布連先生對於著者的感化，真是不小的了！後我又從了一位良師，他名字就叫做斯密爾諾夫，斯密爾諾夫先生的感化力，也是很大呢。此外還有那俄國文學上所表現的共和色彩，也算是我所受的一種大感化，（我受那感化的時候，還只十二歲呢。）所以我後來竟用彼得科洛撲亮金的名義，著述了一本小說，我在軍隊中見習的時候，也還是一樣的從事著述，長官雖時有勸止的話。但我仍舊是不著成那書，不肯罷休的了。

☆ ☆ ☆

新桃花園

(續)

哀鳴

把六樣推倒了，纔能恢復我們真正的人權、真正的自由幸福，六樣有一樣推不倒，還是不得了，這時有一個人名叫拿純孝，走上前來問道：「白眼老叟，你所講的，真是不錯，但是有一樣，別的可以不要，父母是不可不用，白眼老叟道：「爲什麼緣故不可以不要呢？」

(未完)

「拿純孝道：『父母養兒一場，那不能要父母呢？』白眼老叟大笑道：『父母養兒女，是應該的，待兒女長大有了能力，就可以自立，拿純孝道：『父母愛兒女，兒女豈可不要父母嗎？』白眼老叟道：『這個自然，果真，父母真心愛兒女，當兒女的，也自然要真心愛父母，這是人之常情、真情流露，爲極自然的，并無可買賣的。通常人與人交接，也應當如此，但是那裏有真心愛兒女的父母呢？就有，也怕是有無量數分之一，還怕是在未來世哩！通常所謂愛兒女，原是假的，我如的話不說，單說一樣事，也就明白了，你看有許多人，生下女兒來，當時就把他溺死，不然就丟在馬桶裏，倒上一盆水溺死，生下兒子來，就歡歡喜喜的養着，如同寶貝一樣，還要到各處去報喜。這是個甚麼緣故呢？因爲生下女兒來，女兒長大了，總是要出嫁的，出了嫁，就不是他家的人了，享不着福，臨出嫁的時候，還要賠送他幾個錢作嫁妝，因爲這個緣故，纔想法子弄死他，生下兒子來，兒子長大了，可以賺錢來給他，養他的老，這才喜歡兒子，這樣看來，就是愛兒子，也不是父母的私心嗎？父母若真正愛兒女，何以要把他女兒生下來，就弄死呢？還有最痛恨，父母養兒女，如同商人作生意一樣，有利的貨就要，無利的貨就不要，父母愛兒女都是假的，愛兒子就是他的私心，他看雀鳥生了蛋，孵出小鳥來，也不問是公的母的，那公鳥到處去找食來喂小鳥，待小鳥鳥翅長成可以飛了，就任他自由飛去，大鳥養小鳥的責任，算是盡到了，人生下女兒來。若不把他弄死，就是養大了賣錢，不然就是拿着女兒求官做，當作應酬品，這樣看來，人還不及鳥哩！大鳥愛小鳥，比父母愛女兒還愛得真誠幾萬倍哩！我還問你一句話，男女爲甚麼事結婚，爲養兒子結婚嗎？我不信父母又何嘗可愛呢？』白眼老叟說到這裡，只聽得高乘一口同聲說道：『不錯：要革命，趕快動手！』白眼老叟看見衆人的心腸，纔到這個樣子，知

這是可以用了、就大聲說道：「你們既要作，就趕快舉一個人出來做頭目！」衆人大聲說道：「就舉你！」白眼老叟道：「你們實在舉我麼？」衆人道：「實在舉你，這種大事，非你不能作」，白眼老叟道：「你們既是要我作頭目，第一是要聽我的話，」衆人道：「那是一定：這麼多的人，誰沒有個人指揮，不聽聽了麼？」我們都聽你的號令，叫我們作甚麼，我們就作甚麼，有不遵命令的，可以殺！」白眼老叟道：「好！衆位聽令，隨令道：

(未完)

兩個溪流的對話

(續)

濼聊

右流

許！許！許！

滴！滴！滴！

我的愛，我的愛人，

我們戰敗了！向何方去！

我聽一聽你的哀訴，

同一個敵人的險！

我們雖衝不過這中阻的山邱，

我的心靈却早跳進你的生命裏，

你的歌兒唱，

我的和聲起，

你臉兒笑，

我的心兒痛，

我們悄悄的推着波瀾，

把他的身軀寸寸的衝洗、

我們疲倦了，

我們休息了，

我們興奮了，

我們前進了，

我的愛，我的愛人，

請快收拾你心中愁緒！

我們還是我們，

不是他們底……

許！許！許！

滴！滴！滴！

合囀

「我們相愛，

我們相愛在心靈，

我們相愛，

我們相愛在生命！

我們悄悄地，

向着我這「邱阜」施禮，

我們不是戰敗的囚虜，

乃是戰勝的驕子，

我們堵着了別處的江流，

不許他侵犯我們的疆園，

我們擁着愛之波瀾，

等待春漲時、啊！我們洗滌着污濁的塵宇！

還有什麼「……」
邱卓的欄阻。

覺示于。Y.。

錯誤更正

本刊二百五十八期新詩欄「愛的悲哀」一文：「……一切都因著風兒在悲憐」！你這風的使者呵！……誤為「一切都因風兒在悲悲憐」！「悲悲憐」你這風的使者呵！……至，「悲悲憐」三字，乃係作者姓字，特此更正，望原諒。

一封給安派同志公開的信

續 孔裏我

本來上海那裏各國各地的人都有，加以生活之不能保持安定常態，所以往往有許多很純潔的青年因生活逼迫竟轉入墮落一途。意志薄弱自然是主要的成因，而迫於生活也是最大的動機。

我自去年十月來京，在北大當一個小小的職員，因為求職是智識階級所以很少和同志相周旋。間或也聽到舊日同學而現在北大讀書的人說：「某君是安那其主義者，但某君跡近政客，而行為稍帶些拆白彩色」。這話並不是冤人，的確是有這樣的人，而且其數不止於一。這些話無論讓任何安派同志聽了，也會起「不快之感」的。從此後，更使我胆怯，更不願無端同志往還。

畢 區

在這種我須聲明一句，我並不是說同志中多墮落者，我不過據於安派同志而竟有墮落的。我總想，我們安派的人要道德如何高尚，行為如何光明，方可當安那其時代社會裏一個人呵。（這裡所謂道德，當然非舊道德，乃指各黨所能，各取所需的新道德。）若果以安那其主義者，做出比非安那其主義者更下品的事。外而見諷於社會，內而有愧主義，即不為個人惜，也不為安派計嗎？不過我也不能過求責備了大半墮落的人是受了經濟的壓迫，或受了利祿的引誘，但主要原因就是意志薄弱。因意志薄弱而墮落的青年，何止千萬，惟獨安派的，而竟墮落，實授頑固反對者以口實，我們沒法子洗掉的。

關於防止墮落的條件，我想至少要保持兩項目標：

(一) 不作無業游民。

(二) 不作寄生生活。

上述這兩個條件，只要能夠保持得住，墮落的機會自然很少了。有些同志，即以宣傳主義為職志，而不謀一相當職業者，我覺得不大合適。青年團便可作股證。去年五六月間，青年團可謂極一時之盛了，而今有許多我知道的青年，前者專以宣傳為職志，生活費取於團內，一旦團庫空虛，這些青年因感受生活的困難，中途拆節的很多，而因以墮落的也有。所以我覺得我們宣傳主義，似當指定左項目。

「於個人正當職業，無大妨礙，而所撒的種子也都正落在肥沃裏，且易於萌芽，生長，換句話說，就是以最小的勞力，得最大的效果。即於個人方面，經濟，於社會方面亦經濟。」

關於現時應取的方針，我也略為有點意見。第一我們須先認清「現在尚非實行安那其之時」。這是因為尚有兩個（至少兩個）阻礙。

五

(甲)現代經濟狀況、生產率抵不上消費率；中國尤其是犯這個毛病。

(乙)人類智識太差池，而未受教育的人數也太多；中國也是犯這個毛病。

如果不願這兩個阻礙，竟硬行要拿其主義，結果定是供不應求，生產不夠消費，役贖者要乘機而行惡民政策，或肆暴虐，弱者仍須被壓。

若果同志承認這兩個阻礙是不錯的，那麼，我們可以決定我們進行的方針是在宣傳，而不在實行。第二件我們應當注意是(一)不要轟花一現的大會，須給一強有力的永久同盟。我個人以為我們可以由做下友誼的或同道的個人與人接洽，然後再把大家聚在一起，開一次會，給一個同盟，算作我們東亞安派永久的機關。俟同盟會結案之後，再來聯絡，漸次加入，成一個大同盟。我主張給一個同盟會，不贊成開一個轟花一現的大會，惟一的傾向，就是希望永久。

- (一)關於手段一項，我以為可以分做三種。
- (二)用淺顯的文字，講明安那其，即每册一萬字上下的小冊子，散佈於全國中等以上的學校中之學生。
- (三)用詩、小說、戲劇等帶安派色彩的文藝作品，出一種以上的定期出版物，使愛好文學的人，於不知不覺中受了安那其的潛化。

(三)由同志中，長繪畫的人，作如明信片大的寓意畫，按小冊子的銷路分發他。

三種之中，第一種效力最大，惟易引起被權者的查禁，所以很安定。第二種最為安全，且效力也甚大，閉着於不知不覺中受了潛化，較直接和他講安那其主義的，易動其心，且無反對議論。第三種是畫

助第一第二兩法的不足，似不應與一二相提並論。

此外還有一件事，須提出討論的，就是設若馬教健中的懺悔者，願拋棄馬克思主義，重來和我們共同主張，我們應當怎樣對待他們？這個問題，我想很有討論的必要，因為現在已有許多青年團員覺得不滿意於該團，想來歸附在安字旗下，而這些人又多半從前是安派，去年雖然髮節加入青年團的。在這封信裏，我想不討論他，祇好使諸異日罷。

末了，我還願向同志打一個躬，請饒恕我出語直率之過。諸同志有肯指導我的，請函寄北大第一院交，便可收到，在本報發表的也好。祝同志努力！

科學真理與平民革命

春台

宇宙物象，形形色色。有一個現實的東西，就自有他的相當位置，不過他的位置，不應該作「圈套式」的囚徒，却是要任他有活動的「空間性」同時也要有他自由不斷的進化的(時間性)。為什麼？因為凡是一種東西自有他的環境的需要，我們人類也是一種東西，當然也有環境的需要。但我以為無環境怎樣個變遷，那末人類對付的方法。却是要具有科學的觀念，來作真理的嚮導。可是科學的真理是什麼？這是我不能不解答的；這科學真理是一謀人類普遍的幸福與客觀的創造。(一)因為這種真理的標準，不是單調的，保守的，固定的，却是要全體的，進化的活動的，進一層說：幸福是人類腦力與體力創造出來的，不全是幾個風頭的科學家發明的。那些實地經驗的無名的創造者，較之呆板式的書本上，與監獄式的試驗室，偶得的結果，更為可靠。這樣看來，凡是人類都具有腦力與體力的，不過因先天後天的

環境支配，而演成程度上的相差。因此那天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產生供給人類欲望的贈品，當然有平均享受的可能。再按邏輯上的方法證下。例如：

強權爲人類的公敵，
政府是強權的出發點，
所以政府應當推翻。

又如：

人生本來沒有什麼貧富，
私有制度，支配了人的貧富，
所以私有制度應當摧破。

再就創造上論。這客觀的態度，最有價值。看來十八世紀自然科學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上，到現在將社會上一切惡魔赤條條的宣露，舊社會所認爲神聖的信件，道德的偶像，以及(天經地義)的聖經賢傳，都大爲動搖。因此我想信托爾斯泰說：(科學是研究人類如何可以善其生存。)尼采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像這科學的真理。他本來面目，能發展個性，爭服天然界，真是促進人類文化的唯一利器。

(未完)

☆☆☆

小 說

舟 中

少陵

日暖風和，幽花遍野，天空中閃着一片晴光，儼然插出一個美麗

學 派

的初夏，這時候冬生和他的同學夏生，秋生，春生共四人，駕着一葉扁舟，離江岸，泛綠波，歌乃一聲，乘風去了。
冬生見着兩岸的幽花野草，夾着一些告別的鶯聲，不覺心曠神怡，便拍手高唱：

「野草兮青青，

山花兮幽芬，

紛陳離兮羣鶯，

嗚吾中兮歌聲。

乘扁舟兮極浦，

隨意所之兮成粵土，

聽江水兮潺潺，

聊逍遙兮容與」，

(未完)

☆☆☆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什。常思都成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舉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癡願，闢此關於「學圃」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單登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六

商人婦

謝朝

抱兒來拜月，去日爾初生，已自滿三歲，無人問五行！孤燈寒伴
石，殘夢遠鐘聲，夜夜歸家女，吹簫到三更！

餘杭樵歌

謝朝

樵斧丁丁響，微，頰肩半脫汗身衣，因來避雨巖前洞，裏得山峰
和雲歸。

特別啟事

「學滙」第十三期已裝訂成冊、凡愛閱者、從速購買為
要。

陶社啟事

本社研究文藝、宣傳安那琪、現在組織成立、徵求關
於安那琪的書報、凡同志願惠下者感甚感甚——通訊處
——江蘇奉賢莊行鎮漆園。

紹介新刊

世界大同之媒介

「世界語」是溝通人類感情之寶筏，凡抱世界思想者，不可不學
。如有志學斯說語，可購這兩本書！

世界語自修講義每本一元五角
世界語漢文新辭典每本一元

上海政德路二七四號綠光社，民智書局，北京世界說學會，
均有發售。

「戲劇特刊」出版

這是愛智學會出版物，現已出至六期。欲閱者請寄郵票六分，
向北京大學孔襄校君，或天津開大學生呂一鳴君例閱、當即奉寄。
九期已出，凡愛閱者，請函索。洞庭東山前途社啟

小通信

老梅：「兩個工人談話」稿收到，昨寄你一信收否？

一山：你的信沒收到、稿子，我亦未見着，不知係交何人？

茂亭：信悉，準照辦、有暇可來我處，

鏡塘

明卿：信款均收到，勿念。

悟若

長久 鴻漢，學詩，維德，玉麟：你們對於我來京和質問馬應麟二
問題有什麼意見，快來專函，是念！

鐘福，景餘：二先生近日有甚麼教訓，請示！念甚！

懷五，岳齡：「社會科學」與「世界語」至要！請你們努力。你那里關於
（社會主義）的書籍短怎樣？來信就可寄上。

克工：你的通信處，請通告，念甚！

春台